

澎湖作家—蕭秀芳校長 訪談稿

時間：2024.08.01(四) AM10:30

地點：臺中東海大學梨子咖啡館

受訪者：蕭秀芳校長 (以下簡稱蕭)

訪談人：葉連鵬副教授 (以下簡稱葉)

記錄：林淑霞研究生

◎訪談內容

葉：請問校長，您在文學上的啟蒙，對文學產生興趣，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

蕭：我是澎湖人，小學就讀澎湖縣白沙鄉赤崁國小。學校裡的老師教學很認真，小一的國語課裡就有一節叫〔看圖說話〕的課。每次上新課文，老師會備有四張和課文相關的大圖片，讓我們先看圖發表故事，然後再將故事寫下來。學會注音符號以後就開始練習說話、寫作，紮下良好的根基。當時每個班級都有國語日報，幾個同學每天搶著看報紙。雖然就讀於澎湖的漁村小學校，但因為有剛從台南師範學校畢業，充滿熱忱的年輕老師，像我家的二個姑姑也是其中之一，所以我們的學習一點也不落後。學校還經常辦理教學觀摩會，別的學校的老師都來參觀，上課中，我的發表能力讓老師的教學顯得精采。如今想起來，我們是幸運兒，接受了新式教學。還有，我的家庭教育對我的影響也很大。我們家算是書香世家，從小，家裡就訂有書刊雜誌，像是《諸葛四郎》、《小王子》，等漫畫；還有大人看的《今日世界》《武俠世界》等的月刊；常年訂閱《徵信報》，也就是後來的中國時報，我愛看副刊。可以說自識字以來，就葫蘆吞棗隨便亂看，徜徉在書的世界裡；此外，受過日本教育的家父，櫃子上有一長排厚厚的日本雜誌，夾雜中文，我也跳著看。所以，我也比較喜歡閱讀日本文學。

葉：對吔！這在那個時候的澎湖，應該算不簡單，因為澎湖很長一段時間，其實很少有什麼書店，所以家裡有這樣的書，對您真的會有一些影響。

蕭：閱讀絕對是人生一個很重要的開始。

葉：如果國小寫的作文不算，您覺得有意識地在進行文學創作是什麼時候？

蕭：大概是讀師專的時候。我是初中最後一屆，那時候國小畢業升初中需要考試，而且會考作文，所以老師會叫我們背《作文指導》。我會自己寫作，也就不需要背作文。考師專也是一樣，在作文拿到高分。讀師專以後，學校有校刊，就試著投稿，終於獲得發表。

葉：所以是從校刊開始。那您是從哪一個文類開始，是詩創作還是散文？

蕭：從散文開始。我不曾在澎湖看過浮萍，來到南台灣，到處看到一汪一汪的水塘，上面一片綠綠的浮萍，很驚豔，所以第一篇在校刊發表的文章就是寫浮萍，至今依然記憶深刻。

葉：在您的創作上，是詩跟散文這兩項文類，尤其是您也加入過笠詩社，請問是什麼樣的機緣，您去參與笠詩社？

蕭：寫詩是因為教學相長。那時候，剛在國小教書，也正是黃基博老師在臺灣推廣兒童詩的時候，為了教授兒童詩，我報名去參加各種研習課程。當時臺中市的文英館經常辦理兒童詩研習課程，館長陳千武先生是位知名詩人，也熱心推展兒童詩。他在文英館辦理多場成人詩和兒童詩的講座，我去聽講並且勇於請教，陳千武先生大概覺得孺子可教，就把我推薦進笠詩社。

葉：那您的筆名蕭泰，這個命名是怎麼樣的由來？

蕭：因為我們那個時代，還是重男輕女，女人寫的文章，比較不被看重，所以我取了男性的筆名。

葉：好多文壇上的女作家，真的有這種傾向，她們都故意用一個中性一點或是男性一點的名稱，所以您當時也是這樣想的？

蕭：對，是這樣。

葉：這個滿有趣的！那您在創作上，因為我們澎湖出身的作家受到那個環境的影響，您也有一些題材是寫澎湖，那您覺得澎湖給您的影響是什麼？

蕭：我寫澎湖是在退休後，比較有時間回去澎湖看望家父。一開始，只是在臉書寫回鄉隨筆，後來發現有人愛看，也就每次回去就寫。因為之前已經由玉山社出版過《菜鳥校長報到》，因此受到魏淑貞發行人關注，就這樣，又由玉山社出版了我在臉書寫的這些回澎湖的隨筆。澎湖給我的影響是什麼？從小在風沙中生活的舊經驗，退休後再回去，多了觀光客的新視野，發現更多澎湖獨特的美。

葉：我之前看您在臺中的文化中心，當時是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的散文，就有一些篇章有觸及到澎湖，那個是比較零散，不是專門寫一本跟澎湖有關的書。

蕭：對！那個時候寫的澎湖，大概都是回憶以前在澎湖生長的情形；真正寫澎湖，是退休後經常回去〔玩〕，後來出版的那一本《微笑海島，戀戀澎湖》，才算正式寫澎湖。您剛問我說澎湖給我什麼影響，我會說是充滿神鬼的海、瘋狂的東北季風，風裡的鹹水煙、四歲就必須幫忙農事，歷經蝗蟲之害和老天不下雨的旱災，對了，就是看天田的無奈。這些都是小時候的記憶。但是長大以後，在澎湖，我有一個叫〔澎湖故事妻〕的朋友，她總是時刻分享在澎湖生活的浪漫情懷，並誘導我寫作。所以，幸運的我在寫作方面，除了有前輩作家的鼓勵，最重要的就是故事妻的諄諄善誘。故事妻本身也寫詩、寫隨筆、攝影、畫畫，她在澎湖開〔澎湖故事妻〕店，販賣浪漫。我們每次出遊，她必會備妥扇子、卡片，任何花樣，讓我在上面寫東西。例如，

有一次她帶我去望安島，隔天她先離開，留我在望安島流浪一週，而且她早就備妥筆記本，要我每天寫東西。有一次帶我去桶盤島，她一路默默拍照，回來後把照片列印出來成一大本，要我在照片旁邊寫東西。在澎湖有一個叫故事妻的朋友，帶我遊澎湖寫澎湖，就是澎湖對我的影響。澎湖冬天東北季風很大，如果逆著北風，常常走一步退兩步，於是便有對抗惡魔的劇情在心中演出。如果是順著北風走，便會有飛翔的快樂，生活中充滿幻想，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。常常跟人講起一個小時候印象深刻的事。去赤崁國小讀書是逆風，回家是順風。經常坐在公車上，看見村裡一個賣雜貨的男人，用扁擔挑著二頭木箱子，賣胭脂水粉、針線等東西，在路上走著。公車走得像蝸牛，順風而走的他挑著擔子好像在飛一樣。所以覺得他可能是一個武林高手。小時候也常聽到許多鬼神故事，王船抓水軍、所以七月不能去海邊。不久前曾經寫過一首詩，寫白衣娘娘告誡村民有鬼要抓交替，於是船長把符咒燒化成符水，灑在船的每一個地方驅鬼。這是聽大義宮前賣特產的老闆娘說的。不只是過去，新的神鬼故事到現在還在傳說，也就成為寫作題材。

葉：聽您這樣講這個故事，我覺得還滿適合寫小說的，您在創作上好像比較沒有觸及小說。

蕭：因為我很懶，沒辦法寫那麼多的字。

葉：我剛剛聽起來，覺得這個作為小說的題材，其實還滿有意思的，當然如果作為一個兒童故事，這個也是很有趣的創作。

蕭：是啊！但我這個人就是個性使然，沒有耐心寫太多字。

葉：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定位，您會覺得自己比較像是詩人還是散文家？

蕭：不敢當，我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散文家。只是題材順手拈來，所以散文寫得比較多，後來才寫童詩和成人詩。

葉：我自己覺得我沒有辦法寫詩，因為那個詩的語言，我就沒有辦法，沒

有那個天分，因為我發現有些詩人啊，那個詩的語言，就運用得很好。那我們自己就不行，我可能還是很正經八百的，如果寫寫散文或小說，我覺得還 OK，我自己沒有辦法去寫這種詩，我覺得我寫詩意象都太過於清楚了，所以我也很佩服詩人，我覺得很不錯，很了不起。

蕭：我覺得這個是書寫的習慣，因為您做為研究者，研究過程要確實，撰寫研究結果遣詞用字要明確，這樣子就很難用幾個字概括到全部，無法留空間讓人家去想像。

葉：如果您每天都要寫一首詩，我想這種速度，我們應該可以很快見到您的下一本著作。

蕭：以現在書市的狀況，可能無法圓夢了。

葉：上次訪問鹿憶鹿教授，她也覺得因為現在文學市場不是很好，她也說出了書又怕出版商賣不好。大家都會有這種害怕，怕影響到出版商，可是總是要有人寫，有人出版，否則後面就會越來越萎縮，還是要請您不要停止創作，不要停止出版。我想出版社願意出，他們一定有評估過。

蕭：謝謝您說的這一句話，很有安慰的力量

葉：就要去做一些宣傳。

蕭：認識一個作家，現在依然很認真的寫作，出版書，辦理新書發表會，我對她深表佩服。她說她是專業作家，如果不寫，就等於沒有工作。

葉：這也是在台灣的文學創作者的痛苦，因為很多作家必須要有自己的本職，作家都變成是兼任，在台灣要作為一個專職作家，其實會活得比較辛苦。當然還是有少數幾位，因為我們的市場畢竟比較小一點。

蕭：對啊！現在連一些大作家也都沒有出版新書。

葉：有一些稍微新一輩的作家，然後我發現有一些現在在檯面上的，他們

也都會有一些經紀人，就是會幫忙做行銷推廣，現在也進入到這種情況，所以有些老一輩的作家，他覺得好像現在不一樣了。的確，現在的出版市場會比較沒有那麼的好，因為現在年輕人看影音，看那些東西，您要讓他去買一本詩集的書，然後好好認真努力就不容易了，當然這也是我們憂慮的嘛！所以覺得這個實體的書，然後要有這個創作，現在很多在講 AI，就講這種人工智慧的創作，可是我覺得這種文學的書寫，它還是有情感的，還是需要有一些人來做，不然下去以後這個行業，不要說行業，就是作家的消失，我覺得是對臺灣這個地方的文化，是一個很大的減損，所以作家還是要認真持續努力地寫下去。

蕭：我覺得 AI 寫的就是比較一般性的感情，因為它沒有獨特的生活經驗和情感。

葉：對！好，那我們今天的訪談就先到這裡，謝謝校長！

蕭：謝謝！